

佛說瞻婆比丘經

西晉沙門釋法炬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瞻婆恒伽卜法賴池水上彼時世尊十五日說戒在比丘僧前坐世尊坐已觀諸比丘意之所念觀諸比丘意之所念已夜初一分時坐默然住於是有異比丘從座起一面著衣叉手向世尊白世尊曰惟世尊夜一時已過世尊及比丘僧坐已久惟願世尊當說戒彼時世尊默然住世尊至夜半默然坐住彼比丘再叉手向世尊白

世尊曰惟世尊夜已過初時夜已過半世尊比丘僧坐已久惟願世尊當說戒彼時世尊亦默然住彼時世尊於夜半後坐默然住彼比丘三叉手向世尊白世尊曰惟世尊夜已過初時夜已過半夜已過半後明星欲出不久當明星出世尊十四比丘僧坐已久惟願世尊當說戒彼時世尊告此比丘曰我比丘衆中有不淨者彼時尊者大目犍連亦在衆中會衆中會已於是尊者大目犍連作是念世尊為說何比丘言衆中有不淨我寧可作如是

像三昧正受以三昧意觀諸比丘意之所念於是尊者大目犍連即如其像三昧正受以三昧意觀諸比丘意之所念尊者大目犍連即便知之世尊所為比丘於是尊者大目犍連從三昧起便至彼比丘所到已牽彼比丘臂將出門外汝愚人去汝不應在此宿無有比丘共汝住者汝今為比丘外於是尊者大目犍連牽彼比丘臂將出門外反閉門關門已至世尊所到已禮世尊足却坐一面尊者大目犍連却一面已白世尊曰世尊所說比

丘者言衆中有不淨我已牽彼比丘臂將出門外汝愚人去汝不應在此宿無有比丘共住汝今比丘為是外惟世尊已過夜初分已過夜半已過夜半後夜已欲曉明星出時明星不久當出世尊比丘僧坐已久願世尊當說戒汝目犍連彼愚癡人為多受罪而觸燒世尊及比丘僧若目犍連衆中有不淨比丘如來說戒者彼愚人頭當破為七分是故汝目犍連從今日始汝等當共說戒如來不復來說戒何以故目犍連此一愚人如是過已

善四

十五

過觀而觀屈伸卷舒持僧伽梨衣鉢而於他
梵行者自言是梵行此目捷連若人言是梵
行者若人作是念沙門爲幻沙門爲麤沙門
爲刺沙門非言如是知已便棄著外何以故
恐壞餘淨比丘故猶若目捷連成就稻田麥
田若中有惡草生彼草根如麥根枝節葉實
亦如是未成其子當棄之目捷連若成子已
彼田居士便作是念此爲是壞麥子之草麥
之刺麥之麤彼便拔棄著外何以故恐壞餘
淨麥故如是目捷連若有一愚人作是念過

已過觀而觀屈伸卷舒持僧伽梨衣鉢而於
餘梵行者自言是梵行者若目捷連他稱言
是梵行者彼若作是念此沙門壞此沙門刺
此沙門麤此沙門非言彼知已便棄著外何
以故恐壞餘淨比丘故猶若目捷連彼田居
士於冬月時治大穀積若彼穀所有堅固住
者一向皆離去謂所有若草若葉彼揚著風
中一向吹去彼田居士執掃帚在中掃之在
中掃令淨何以故恐壞餘淨穀故如是目捷
連若一愚人作是行過已過觀而觀屈伸卷

舒持僧伽梨衣鉢而於他梵行者自言是梵
行者若目捷連他稱是梵行者他作是念此
沙門壞此沙門麤此沙門刺彼知已棄著外
何以故恐壞餘比丘故猶目捷連彼田居士
彼求水欲通水執極利斧入於林中彼執斧
斵樹謂彼所有樹堅固住而不可入謂所有
枯樹打已斧則陷入田居士截其根截根已
通其中通其中已便作木笕函通水如是目
捷連或一愚人作如是行過已過觀而觀屈
伸卷舒持僧伽梨衣鉢而於他梵行者自言

是梵行者若目捷連他稱言是梵行者彼作
是念沙門壞沙門麤沙門刺沙門非彼知已
棄著外何以故恐壞餘淨比丘故說偈言
共止及當知 惡求及瞋恚 恚恨不捨貪
不棄幻諛諂 在人詐言息 自說是沙門
自作諸惡行 惡見非是樂 多作諸妄言
如是知彼已 悉皆不與會 擯棄不共止
知時具淨行 分別誰言已 非息言沙門
惡行擯棄已 不與惡共止 數數及日日
悉皆共會集 當棄此苦際

佛如是說彼諸比丘聞世尊所說歡喜而樂

佛說瞻婆比丘經

佛說本相倚致經

卷四

十七

後漢沙門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本有愛不見不了今見有從有愛設是本有愛無有今爲有今見分明從是本

因緣令致有愛有愛比丘從致有本不爲無有本何等爲比丘從有愛致本謂爲癡癡本比丘從致有本不爲無有本何等爲比丘癡有本從致謂爲五蓋五蓋比丘亦從有本致不爲無有本何等爲比丘五蓋從有致謂爲三惡行三惡行比丘亦有本從致不爲無有本何等爲比丘三惡行本從致謂爲不攝根不攝根比丘亦有本從致不爲無有本何等爲比丘不攝根從致謂非本念故非本念比丘亦有本從致不爲無有本何等爲比丘非